



卓異記

李翱述

翱所著卓異記皇唐帝功瓌特竒偉前古無可比倫及臣下盛事超絕殊常揮昔而照今貽謀紀述家世徽範奉上度密不自顯發人莫知之至有誤爲傳說者洎正人碩賢守道不撓立言行已真貫白日得以愛慕遵楷其姦邪之迹觀而益明自廣利隨所聞見雜載其事不以次第然皆是徹暢在心或可諷歎且神仙鬼恠未得諦言非有亦用俾好生殺爲人一途無害於教

化故貽自廣不俟繁書以見意時開成五年七月十一日予在檀溪

叙封禪併兩朝

兩即帝位

平賊同日

三聖子皆登帝位

相有二親

三代為相

三拜中書令

三十二年居相位

二十七年背相印

代妻父為節度

與妻父同時為相

與使主同時為相

三拜左僕射

父子同時為節度使

兄弟為禮部侍郎

子弟四人皆任節度

兄弟皆掌記

四代掌綸誥

座主見門生知舉

起家二年為丞相

與同列子為丞相

父子皆同揚州再入

相

文士為文元功六拜

正司徒兼侍中中書令晉國公裴度

門生先佩金紫

門生撰座主白麻

三代自中書舍人拜侍郎

叙封禪併兩朝

高宗皇帝麟德三年正月一日有事于泰山玉
謀文曰嗣天子臣治敢昭告于昊天上帝有隋

位極顛危天數窮否生靈塗炭鼎祚淪亡高祖
伏黃鉞而救黎元錫玄珪而拯沉溺太宗功宏
鍊石定區宇於再麾業壯斷鼇飲滄溟而一息
臣忝奉餘緒承威積慶遂得崑山寢燎炎海韜
波雖業茂宗祧斯實降靈穹昊今謹告成東嶽
歸功上玄大寶克隆鴻基永固凝薰萬姓陶化
八紘又玄宗有事於泰山開元十三年玉誥文
曰有唐嗣皇帝臣隆基敢昭告於昊天上帝天
啓李氏運興土德高祖太宗受命立極高宗昇
平六合殷盛中宗紹復繼躰丕定上帝眷祐錫

臣中武底緩內難推載聖父恭承大寶十有三
年敬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紀泰岳謝成于天子
孫百祿蒼生受福謹按自麟德三年至開元十
三年凡五十四年祖宗封禪自古帝王無有倫
比

兩即帝位

中宗皇帝弘道元年二月六日皇太子即位嗣
聖元年二月八日降廬陵王聖曆元年九月十
五日即冊爲皇太子神龍二年正月二十四日
重即帝位謹按中宗皇帝即位後復爲皇太子

又重紹寶位昇降兩度自古無比昭宗皇帝龍紀元年三月十三日自壽王即位至光化三年十一月三日遷爲太上皇至天復元年正月一日返政却即帝位自古未有

平賊同日

憲宗皇帝朝元和元年十一月一日斬劉闢西川之亂元和十二年十一月一日斬吳元濟淮西之亂元和二年十一月一日斬李錡浙西之亂憲宗誅三賊皆同月同日自古無等

三聖子皆登帝位

穆宗皇帝聖子三人敬宗長慶四年正月十三日即帝位文宗寶曆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即位武宗開成五年正月十四日即位謹按穆宗有聖子三人皆有天下詳求正史未有比倫或曰高洋兄弟三人亦皆即位如何對曰皇唐伏羲舉旗拯時之亂承隋致禪光有八紘安得以區區北齊徧方潤位弱才稚立欲相伴埒况高歡乃魏廐剪馬之賤追封爲尊安得比我穆宗十二葉之嗣君也

相有二親

代國郭元振謹按李邕撰行狀云自我有唐受
宰相臣未有二親存者唯元振而已

三代為相

河東公張嘉貞子延賞賞子弘靖按漢書韋平
繼嗣為丞相者若今之張氏三代無比

三拜中書

燕國張說按中書故事本云說三拜此命終始
無玷自古未有

三十二年居相位

梁國公房玄齡按玄齡初與杜如晦為友屬隋

室喪亂未嘗不慨然相顧有匡國濟時之心雖
徒步風塵未嘗自失不得已而調集吏部高孝
基有知人之鑒見玄齡嗟嘆謂裴矩曰僕閱人
多矣未見此賢及唐師至渭北玄齡即仗策詣
於軍門秦王一見引為謀主一屈居相位三十
二年而終自古未有

二十七年背相印

汾陽王郭子儀按子儀至德元年自朔方前節
度使加庫部尚書同中書門下考二十四自古
未有

代妻父爲節度

韋臯張延賞按韋臯初自鳳翔判官殿中侍御史權領隴州立殊功拜節度使及朱泚平入爲右金吾將軍時延賞已爲西川矣四年之代領茲鎮士林之中近古未有

與妻父同時爲相

杜黃裳韋執誼初黃裳爲相時執誼自吏部郎中賜緋紫直及平章事自近古未有

與使主同時爲相

杜佑權德輿牛僧孺李珣按德輿杜公神道碑

云早忝賓席晚聯台座時牛公自中書侍郎出鎮武昌辟珣爲書記始授殿中侍御史其後十餘年間珣已爲戶部侍郎平章事時牛公自右僕射再入爲相正共珣同列相庭當代以爲盛矣

三拜左僕射

彭原公李程按李程自河中節度使入拜左僕射自武德至長安四年已前兩度拜左僕射爲正丞相其後以南省事踈方帶平章之號然非耆德碩老有嘉名者莫得居之焉程由是故相

巨鎮三年此官不支於右振古為盛矣

父子同時為節度使

韓弘汴州公武鄆州田弘正魏布原按韓弘田弘正

兩人皆稱有功憲宗英特為兩家父子同時為

節度使或曰當代為美又曰王智興河中子晏

平靈武亦皆同時何不具載對曰王智興逐崔

羣劫徐州晏平用賄十萬貫取朔方其未又又

坐賊貶永州司戶固不足以編之

兄弟三人為禮部侍郎

崔邠鄆州按國紀以文章取事儀曹選之以登

第吏部得補官方帥因之以奏請丞相因之除

授不由奏官之擇雖詞人無階級可進故禮部

之重根本如是崔邠鄆州兄弟三人皆仕此官

斯為卓異

子弟四人皆任節度

西平王李晟有子四人愿夏徐岐憲廣州愬隨襄

魏聽夏靈并按李晟收城之功皎如白日其後

四子皆秉節摩大忠所庇斯聖神之報應也

兄弟四人皆任掌記

盧簡能夏州簡辞孟河弘正昭簡求鄆州按使下書記

必擇有文學得時稱者任之盧簡能兄弟四人並當嘉選時亦無比

四代掌綸誥

張嘉貞延賞弘靖次宗從嘉貞至弘靖掌綸誥繼世人以爲冠古絕今次宗又拜焉前古未有士林稱之

座主見門生知舉

蕭昕杜黃裳楊嗣復柳璟李景讓薛耽按故事考功員外知貢舉自開元中以外郎權輕遂命禮部侍郎主之邇來取士益以爲重而座主見

門生知舉猶蕭杜二家若嗣復與璟又是禮部侍郎璟首及第纔十六年致仕春官尤以爲美起家二年爲丞相

張鎬按獨孤及撰張鎬神道碑云一命左拾遺二命右補闕三命侍御史四命諫議大夫五命中書侍郎平章事起家二年秉國鈞自古未有與同列子弟爲丞相

宋璟與蘇瓌子頰同時爲相按蘇頰除紫微侍郎平章事時璟歎曰吾與蘇家父子同時爲丞相至如寬厚博物僕射亦有之若正直賢明則

頰過其父推此爲論繼代爲相有如此頰與其父同秉衡者古無所聞璟初共其父比肩又與其子同列如璟年德重久居台位又無其比

父子皆自揚州再入爲相

李吉甫子德裕按國朝繼世爲相者數子唯吉甫德裕皆自揚州節度再入爲相則無其匹况吉甫以忠明博達事憲宗德裕以清直無黨事武宗今上踐祚起而用之與蘇瓌父子相望爲優劣况頰不再相再相者則德裕之盛爲難及也

文士爲文元功六拜正司徒兼侍中中書令晉國公裴度

按裴公進士及第宏詞登科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叶贊憲皇平蕩宿寇爲盜憎入朝遇劫不能傷遂拜相前後爲小人害其才橫議以惑上者多矣故其詩曰灰心綠忍事霜鬢爲論兵竟自爲蔡州節度使至郾城三師兵不敢逗撓纔四十日擒吳元濟以獻明年平鄆州分青州兗州爲三道用韓弘父子田弘正父子兩家同時爲鎮皆掌強兵自古無之大和五年

册拜司徒兼侍中其年又拜河陽後二年又拜
留守洛陽又拜司徒中書令仍依舊居守一年
又拜留守太原一年又拜入輔凡六拜焉當廷
以侍中中書令爲正相艱難以來以寵用武臣
如公文業發身戎功佐主削平巨寇致位上台
以台德終始於大位者近古儒生無比也

門生先爲座主佩金紫

李石按石元和十三年及第後二年賜緋後二
年賜紫自釋褐四年之內服金紫量之前輩實
無其比至長慶二年座主庾公內難服闋除尚
書右丞始賜紫綬石乃選紫衫金印以獻議者
榮之

門生爲翰林學士撰座主白麻

薛廷老按玄宗初置翰林待詔尋改爲學士以
備顧問祇對而已代宗登極并領詔誥每授相
除將不由外制德宗之代尤難其選凡及第之
人入者甚衆或座主先逝而不見或座主官位
而不及於內廷之制者唯廷老翰林時座主庾
公拜兗海節度廷老爲門生得爲麻制時代榮
之

三代自中書舍人拜侍郎

燕公張說自中書舍人拜工部侍郎子均自中書舍人拜禮部侍郎孫濛

自中書舍人拜禮部侍郎按張公三代自中書舍人拜侍郎

奕世無比時號為佳美者耳

卓異記卷終

松漠記聞上

女真即古肅真國也東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

勿吉隋唐謂之靺鞨開皇中遣使貢獻文帝因

宴勞之使者及其徒起舞於前曲折皆為戰鬪

之狀上謂侍臣曰天地間乃有此物常作用兵

意其屬分六部有黑水部即今之女真其水掬

之則色微黑契丹曰為混同江其江甚深狹處

可六七十步闊處至百步唐太宗征高麗靺鞨

佐之戰甚力駐蹕之敗高延壽高惠真以眾及

靺鞨兵十餘萬來降太宗悉縱之獨坑靺鞨三

千人開元中其酋來朝拜為勃利州刺史遂置
黑水府以部長為都督刺史朝廷為置長史監
之賜府都督姓李氏訖唐世朝獻不絕五代時
始稱女真後唐明宗時嘗寇登州渤海擊走之
其後避契丹諱更為女直契丹之諱曰宗真俗訛為女
質居混同江之南者謂之熟女真以其服屬契
丹也江之北為生女真亦臣于契丹後有酋豪
受其宣命為首領者號太師契丹自賓州混同
江北八十餘里建寨以守子嘗自賓涉江過其
寨守禦已廢所存者數十家耳生女真即金國也

陽山顧氏文房

女真酋長乃新羅人號完顏氏完顏猶漢言王
也女真以其練事後隨以首領讓之兄弟三人
一為熟女真酋長號萬戶其一適他國完顏年
六十餘女真妻之以女亦六十餘生二子其長
即胡來也自此傳三人至楊哥太師無子以其
姪阿骨打之弟謚曰文烈者為子其後楊哥生
子闥辣乃令文烈歸宗

金主九代祖名龕福追謚景元皇帝號始祖配
曰明懿皇后八代祖名訛魯追謚德皇帝配曰
思皇后七代祖名佉海追謚安皇帝配曰節皇

后六代祖名隨闕追謚定昭皇帝號獻祖配曰
恭靖皇后五代祖李董名實魯追謚成襄皇帝
號昭祖配曰威順皇后高祖太師名胡來追謚
惠狄皇帝號景祖配曰昭肅皇后曾祖
太師名核里頗追謚聖肅皇帝號世祖配曰翼
簡皇后曾叔祖太師名蒲刺束追謚穆憲皇帝
號肅宗配曰靜宣皇后曾季祖太師名楊哥追
謚孝平皇帝號穆宗配曰貞惠皇后伯祖太師
名吳刺束追謚恭簡皇帝號康宗配曰敬僖皇
后祖名曼世祖第二子咸雍四年歲在戊申生

陽山顧氏文房

即阿骨打也滅契丹通大聖武元皇帝號太祖
同母弟二人長曰吳乞買次曰撒也阿骨打卒
吳乞買立名晟謚文烈皇帝號太宗配曰明德
皇后今主名亶阿骨打之孫繩果之子繩果追
謚景宣皇帝亶之配曰屠始坦氏
阿骨打八子正室生繩果於次為第五又生第
七子乃燕京留守易王之父正室卒其繼室立
亦生二子長曰二太子為東元帥封許王南歸
至燕而卒次生第六子曰蒲路虎為亮王太傅
領尚書省事長子固禴木側室所生為太師

涼國王領尚書省事第三曰三太子為左元帥
與四太子同母四太子即兀朮為越王行臺尚
書令第八子曰邢王為燕京留守打毬墜馬死
自固論以下皆為奴婢繩果死其妻為固論所
收故今主養於固論家及吳乞買卒其子宋國
王與固論粘罕爭立以今主為嫡遂立之

吳乞買乙卯年卒長子曰宗磐為宋王太傅領
尚書省事與滕王虞王皆為悟室所誅次曰賢
為沂王燕京留守次曰勝王虞王袁王撒也稱
指_馮感板_{指板}被_字極烈_{吳乞買}時為諸君嘗

陽山顧氏文房

謀盡誅南人

闕辣封魯王為都元帥後被誅其子太拽馬亦
被囚因赦得出庶子烏拽馬名昺字勉道今為
平章

粘罕者吳乞買三從兄弟名宗幹小名烏家奴
本曰粘漢言其貌類漢兒也其父即阿盧里移
賚粘罕為西元帥後雖貴亦襲父官稱曰阿盧
里移賚字極烈都元帥字極烈彼云大官人也
其庶弟名宗憲字吉甫好讀書甚賢

悟室者女真人悟作鄔音或云悟失名希尹封

陳王為左相誅宋兗滕虞凡七十二王後為元木族誅

回鶻自唐末浸微本朝盛時有入居秦川為熟戶者女真破陝悉徙之燕山甘涼瓜沙舊皆有族帳後悉羈縻于西夏唯居四郡外地者頗自為國有君長其人卷髮深目眉脩而濃白眼睫而下多虬髯土多瑟瑟珠玉帛有堯羅絲毛氎絨錦注絲熟綾斜褐藥有脛腠臍硃砂香有乳香安息篤耨善造眉鐵刀劔烏金銀器多為商賈於燕載以橐它過夏地夏人率十而指一必

陽山顧氏文房

得其最上品者賈人苦之後以物美惡雜貯毛連中毛連或以羊毛緝之單其中兩頭為袋以毛則輕然所征亦不貲其米浸熟始厚賂稅吏密識其中下品俾指之尤能別珍寶蕃漢為市者非其入為僧則不能售價奉釋氏最甚共為一堂塑佛像其中每齋必割羊或酒酣以指染血塗佛口或捧其足而鳴之謂為親敬誦經則衣袈裟作西竺語燕人或俾之祈禱多驗婦人類男子白哲著青衣如中國道服然以薄青紗覆首而見其面其居秦川時女未嫁者先與漢人

通有生數子年近三十始能配其種類媒妁來
議者父母則曰吾女當與某人某人昵以多為
勝風俗皆然其在燕者皆又居業成能以金相
瑟瑟為首飾如釵頭形而曲一二寸如古之笄
狀又善結金線相瑟瑟必為珥及巾環織熟錦熟
綾注絲線羅等物又以五色線織成袍名曰剋
絲甚華麗又善撚金線別作一等背織花樹用
粉繳經歲則不佳唯以打換達鞞辛酉歲金國
肆胥皆許西歸多留不反今亦有目微深而髻
不虬者蓋與漢兒通而生也

陽山顧氏文房

嗚熱者國最小不知其始所居後為契丹徙置
黃龍府南日餘里曰賓州州近混同江即古之
粟末河黑水也部落雜處以其族類之長為千
戶統之契丹女真貴游子弟及富家兒月夕被
酒則相率携尊馳馬戲飲其地婦女聞其至多
聚觀之間令侍坐與之酒則飲亦有起舞歌謳
以侑觴者邂逅相契調謔往反即載以歸不為
所顧者至追逐馬足不遠數里其携去者父母
皆不問留數歲有子始具茶食酒數車歸寧謂
之拜門因執子壻之禮其俗謂男女自媒勝於

納幣而昏者飲食皆以木器好寘蠱他人欲其
不驗者云三彈指於器上則其毒自解亦間有
遇毒而斃者族多李姓予頃與其千戶李靖相
知靖二子亦習進士舉其姪女嫁爲悟室子婦
靖之妹曰金哥爲金主之伯故礪側室其嫡無
子而金哥所生今年約二十餘頗好延接儒士
亦讀儒書以光祿大夫爲吏部尚書其父死託
宇文虛中高士談趙伯璘爲誌高宇以趙貧命
趙爲之而二人書篆其文額所濡甚厚曾在燕
識之亦學奕象戲點茶靖以光祿知同州冒墨

陽山顧氏文房

有素今亡矣其論議亦可聽衣制皆如漢兒
渤海國去燕京女真所都皆千五百里以石累
城足東並海其王舊以大爲姓右姓曰高張楊
竇烏李不過數種部曲奴婢無姓者皆從其主
婦人皆悍妬大氏與他姓相結爲十姊妹迭幾
察其夫不容側室及他游聞則必謀寘毒死其
所愛一夫有所犯而妻不之覺者九人則羣聚
而詬之爭以忌嫉相夸故契丹女真諸國皆有
女倡而其良人皆有小婦侍婢唯渤海無之男
子多智謀驍勇出他國右至有三人渤海當一

虎之語契丹阿保機滅其王大誣譏徙其名帳
千餘戶于燕給以田疇捐其賦入往來貿易關
市皆不征有戰則用爲前驅天祚之亂其聚族
立姓大者於舊國爲王金人討之軍未至其貴
族高氏弃家來降言其虛實城後陷契丹所遷
民益蕃至五千餘戶勝兵可三萬金人慮其難
制頻年轉戍山東每徙不過數百家至辛酉歲
盡驅以行其人大怨富室安居踰二百年往往
爲園池植牡丹多至三二日本有數十榦叢生
者皆燕地所無纔以十數千或五千賤買而去

陽山顧氏文房

其居故地者今仍契丹舊爲東京置留守有蘇
扶等州蘇與中國登州青州相直每大風順隱
隱聞雞犬聲阿保機長子東丹王替華封於此
謂之人皇王不得立鞅鞅嘗賦詩曰小山壓大
山大山全無力羞見當鄉人從此接外國遂自
蘇乘鰲浮海歸唐明宗善畫馬好經籍猶以筏
載行其國初倣唐置官司國少浮圖氏有趙崇
德者爲燕都運未六十餘休致爲僧自爲大院
請燕竹林寺慧日師住持約供衆僧三年費竹
林乃四明人趙與予相識頗久

古肅真城四面約五里餘遺堞尚在在渤海國都三十里亦以石累城脚

黃頭女真者皆山居號合蘇館女真合蘇館河

有八館在黃河東今皆屬金人與金粟城五花城隔河相近二城八館舊屬契丹今屬夏人金

人約以兵取關中以三城八館報之後昔約再取八館而三城在河西屢爭不得其一城忘其

名其人驚朴勇鷲不能別死生金人每出戰皆

被以重札令前驅謂之硬軍後役之益苛廩給

既少遇鹵掠所得復奪之不勝忿天會十一年

遂叛興師討之但守過山下不敢登其巢穴經

二年出關而敗復降疑即黃頭室韋也金國謂

陽山顧氏文房

之黃頭生女真髮皆黃目精多綠亦黃而白

多因避契丹諱遂稱黃頭女真

盲骨子契丹事迹謂之朦骨國即唐書所謂蒙

兀部

大遼道宗朝有漢人講論語至北辰居所而衆

星共之道宗曰吾聞北極之下為中國此豈其

地邪至夷狄之有君疾讀不敢講則又曰上世

獯鬻儉狁蕩無禮法故謂之夷吾修文物彬彬

不異中華何嫌之有卒令講之

道宗末年阿骨打來朝以悟室從與遼貴人雙

陸貴人投瓊不勝妄行馬骨打憤甚拔小佩刀欲割之悟室急以手握鞘骨打止得其柄杙其骨不死道宗怒侍臣以其強悍咸勸誅之道宗曰吾方示信以待遠人不可殺或以王衍縱石勒張守珪赦安祿山終致後害爲言亦不聽卒歸之至叛遼用悟室爲謀主骨打且死囑其子固礪善待之

大遼盛時銀牌天使至女真每夕必欲薦枕者其國舊輪中下戶作止宿處以未出適女待之後求海東青使者絡繹恃大國使命惟擇美好

陽山顧氏文房

婦人不問其有夫及閹閹高者女真浸忿遂叛初女真有戎器而無甲遼之近親有以衆叛間入其境上爲女真一首說而擒之得甲首五百女真賞其酋爲阿盧里移賚彼云第三箇官人亦呼爲相公既起師才有千騎用其五百甲攻破寧江州遼衆五萬禦之不勝復倍遣之亦折北遂益至二十萬女真以衆寡不敵謀降大酋粘罕悟室婁宿等曰我殺遼人已多降必見勦不若以死拒之時勝兵至三千旣連敗遼師器甲益備與戰復克天祚乃發蕃漢五十萬親征大將余都姑謀

廢之立其庶長子趙王謀泄以前軍十萬降遼
軍大震天祚怒國人叛已命漢兒遇契丹則殺
之初遼制契丹人殺漢兒者皆不加刑至是據
其宿憤見者必死國中駭亂皆莫爲用女真乘
勝入黃龍府五十餘州浸逼中京中京古天祚
懼遣使立阿骨打爲國王骨打留之遣人邀請
十事欲冊帝爲兄弟國及尚主使數往反天祚
不得已欲帝之而他請益堅天祚怒曰小夷乃
欲偶吾女邪囚其使不報已而中京被圍跳至
上京過燕遂投西夏夏人雖舅甥國畏女真之

陽山顧氏文獻

強不果納初大觀中 本朝遣林擴使遼燕人
命習儀擴惡其屑屑以蕃狗詆伴使天祚曰大
宋兄弟之邦臣吾臣也今辱吾左右與辱我同
欲致之死在廷恐兆豐皆泣諫止杖半百而釋
之時天祚窮將來歸以是故恐不加禮迺走小
勃律復不納乃夜回欲之雲中未明遇謀者言
婁宿軍且至天祚大驚時從騎尚千餘有精金
鑄佛長丈有六尺者他寶貨稱是皆委之而遁
值天微雪車馬皆有轍跡爲敵所及先遣近貴
諭降未復婁宿下馬跣于天祚前曰奴婢不佞

乃以介冑犯皇帝天威死有餘罪因捧觴而進
遂俘以還封海濱王處之東海上其初走河西
也國人立其季父於燕俄死以其妻代後與郭
藥師來降所謂蕭太后者

寧江州去冷山百七十里地苦寒多草木如桃
李之類皆成園至八月則倒置地中封土數尺
覆其枝幹季春出之厚培其根否則凍死每春
冰始泮遼主必至其地鑿冰釣魚放弋爲樂女
真率來獻方物若貂鼠之屬各以所產量輕重
而打博謂之打女真後多強取女真始怨暨阿

陽山顧氏文房

骨打起兵首破此州馴致亡國

遼亡大實林牙亦降

大實小名林牙猶翰林學士虜俗大槩以小名居官

上後與粘罕雙陸爭道罕心欲殺之而口不言

大實懼及既歸帳即弃其妻携五子宵遁詰旦

粘罕恠其日高不來使召之其妻曰昨夕以酒

忤大人大音畏罪而竄詢其所之不以告粘罕

大怒以配部落之最賤者妻不肯屈強之極口

嫚罵遂射殺之大實深入沙子立天祚之子梁

王爲帝而相之女真遣故遼將余都姑帥兵經

略屯田于合董城城去上京千里大實游騎數十出

入軍前都姑遣使打話遂退沙子者蓋不毛之地皆平沙廣漠風起揚塵至不能辨色或平地頃刻高數丈絕無水泉人多渴死大實之走凡三晝夜始得度故女真不敢窮追遼御馬數十萬牧于磧外女真以絕遠未之取皆爲大實所得今梁王大實皆亡餘黨猶居其地

合董之役令山西河北運糧給軍予過河陰縣令以病解獨簿出迎以線繫槐枝垂綠袍上命之坐懇辭叩其故以實言曰縣饋餉失期令被撻柳條百斬不敢出某亦罹此罰痛楚特甚故

陽山顧氏文房

不可坐創未愈懼爲腋氣所侵故帶槐以辟之余都姑之降金人以爲西軍大監軍久不遷常鞅鞅其軍合董也失其金牌金人疑其與林牙暗合遂質其妻子余都姑有叛心明年九月約燕京統軍反統軍之兵皆契丹人余都謀誅西軍之在雲中者盡約雲中河東河北燕京郡守之契丹漢兒令誅女真之在官在軍者天德知軍僞許之遣其妻來告時悟室爲西監軍自雲中來燕微聞其事而未信與通事漢兒那也回行數百里那也見二騎馳甚遽問之曰曾見監

軍否以不識對問為誰曰余都下人那也追及
悟室曰適兩契丹云余都下人既在西京何故
不識監軍北人稱雲中為恐有姦謀遂回馬追獲之
搜其靴中得余都書曰事已泄宜便下手復馳
告悟室即回燕統軍來謁縛而誅之又二日至
雲中余都微覺父子以遊獵為名遁入夏國夏
人問有兵幾何云親兵三二百遂不納投達剌
達剌先受悟室之命其首領詐出迎具食帳山
潛以兵圍之達剌善射無衣甲余都出敵不勝
父子皆死凡預謀者悉誅契丹之黠漢兒之有

陽山薛氏又房一

聲者皆不免

金國舊俗多指腹為昏姻既長雖貴賤殊隔亦
不可渝塔納幣皆先期拜門戚屬偕行以酒饌
往少者十餘車多至十倍飲客佳酒則以金銀
旂貯之其次以瓦旂列於前以百數賓退則分
餉焉男女異行而坐先以烏金銀盃酌飲貧者以木
酒三行進大軟脂小軟脂如中國蜜餞以松實
清蜜和糯粉為之形或方或圓或人一盤曰茶
為柿蒂花大略類中寶塔鱸或人啜之或以麩
食宴罷富者淪建茗留上客數人啜之或以麩
者煎乳酪婦家無大小皆坐炕上塔黨羅拜其

下謂之男下女禮畢婿牽馬百匹少者十匹陳其前婦翁選子姓之別馬者視之塞痕則留也好也粹辣則退也不好留者不過什二三或皆不中選雖婿所乘亦以充數大氏以留馬少為耻女家亦視其數而厚薄之一馬則報衣一襲婿皆親迎既成昏留婦氏執僕隸役雖行酒進食皆躬親之三年然後以婦歸婦氏用奴婢數十戶曰亞海婢曰亞海軫日牛馬十數羣每羣九牝一牡以資遣之夫謂妻為薩那罕妻謂夫為愛根契丹男女拜皆同其一足跪一足着地以手動

陽山三氏文卷之二

為節數止於三彼言捏骨地者即跪也

女真舊絕小正朔所不及其民皆不知紀年問之則曰我見草青幾度矣蓋以草一青為一歲也自興兵以後浸染華風酋長生朝皆自擇佳辰粘罕以正旦悟室以元夕烏拽馬以上巳其他如重午七夕重九中秋中下元四月八日皆然亦有用十一月旦者謂之周正金主生於七月七日以國忌用次日今朝廷遣賀使以正月至彼蓋循契丹故事不欲使人兩至也金國治盜甚嚴每捕獲論罪外皆七倍責償唯

正月十六日則縱偷一日以爲戲妻女寶貨車馬爲人所竊皆不加刑是日人皆嚴備遇偷至則笑遣之既無所獲雖畚鍤微物亦携去婦人至顯入人家伺主者出接客則縱其婢妾盜飲器他日知其主名或偷者自言大則具茶食以贖謂羊酒肴類次則携壺小亦打鮓取之亦有先與室女私約至期而竊去者女願留則聽之自契丹以來皆然今燕亦如此

女真舊不知歲月如燈夕皆不曉已酉歲有中
華僧被掠至其闕遇上元以長竿引燈毬表而

陽山鶴氏文五

出之以爲戲女真主吳乞買見之大駭問左右曰得非星邪左右以實對時有南人謀變事泄而誅故乞買疑之曰是人欲嘯聚爲亂剋日時立此以爲信耳命殺之後數年至燕頗識之至今遂盛

胡俗奉佛尤謹帝后見像設皆梵拜公卿詣寺則僧坐上坐燕京蘭若相望大者三十有六然皆律院自南僧至始立四禪曰太平招提竹林瑞像貴游之家多爲僧衣盂鉢鉢甚厚延壽院主有質坊二十八所僧職有正副判錄或呼司

空漢代僧有兼官至檢校出則乘馬佩印街司

五伯各二人前導凡僧事無所不統有罪者得

撻之其徒以為榮出家者無買謀之費金主以

生子肆赦今燕雲汴三臺普度凡有師者皆落

髮奴婢欲脫隸役者纔以數千囑請即得之得

度者亡慮三十萬舊俗姦者不禁近法益嚴立

賞三百千它人得以告捕嘗有家室則許之歸

俗通平民者杖背流遞僧尼自相通及犯品官

家者皆死

蒲路虎性愛民所居官必復租薄征得蕃漢間

陽山顧氏之房

心但持有酒過後除東京留守海城勅令止飲

行未抵治所有一僧以棹杓杓瘦孟選道而獻杓

木名有文縷可曰可以酌酒路虎曰皇帝臨遣

時宣戒我勿得飲爾何人乃欲以此器導我邪

顧左右令窪勃辣駭殺也即引去行刑者哀

其亡辜擊其腦不力欲令宵遁而以死告未畢

復呼使前僧被血淋漓路虎曰所以獻我者意

安在對曰大王仁慈正直百姓喜幸故敢奉此

為壽無它志也路虎意解欲釋之詢其鄉以渤

海對路虎笑曰汝聞我來用此相鶻突耳豈可

赦也卒殺之又於道遇僧尼五輩共輦而載召而責之曰汝曹羣遊已冒法而乃敢顯行吾前邪皆射殺之

金國之法夷人官漢地者皆置通事

即譯語官也或以有

官人上下重輕皆出其手得以舞文招賄三二

年皆致富民俗苦之有銀珠哥大王者

銀珠者行第六

也以戰多貴顯而不熟民事嘗留守燕京有民

數十家負富僧金六七萬緡不肯償僧誦言欲

申訴逋者大恐相率賂通事祈緩之通事曰汝

輩所負不貲今雖稍遷延終不能免苟能厚謝

陽山顧氏文房

我為汝致其死皆欣然許諾僧既陳牒跪聽命通事潛易它紙譯言曰久旱不雨僧欲焚身動天以蘇百姓銀珠笑即書牒尾稱塞痕者再庭下已有牽隴官二十輩驅之出僧莫測所以扣之則曰塞痕好也狀行矣須臾出郭則逋者已先期積薪擁僧於上四面舉火號呼稱冤不能脫竟以焚死

胡俗舊無儀法君民同川而浴肩相摩于道民

雖殺雞亦召其君同食炙股烹脯

音蒲膊肉也

以餘

肉和藜菜擣曰中糜爛而進率以為常吳乙買

稱帝亦循故態今主方革之

金國新制大氏依倣中朝法律至皇統二年頒行其法有創立者率皆自便如歐妻至死非用器刃者不加刑以其側室多恐正室妬忌漢兒婦莫不唾罵以爲古無此法曾臧獲不若也北人重赦無郊霈予銜命十五年才兩見赦一爲余都姑叛一爲皇子生

盲骨子其人長七八尺捕生糜鹿食之金人嘗獲數輩至燕其目能視數十里秋寒皆見蓋不食煙火故眼明與金人隔一江常度江之南至

陽山顧氏文房

寇禦之則返無如之何

金國天會十四年四月中京小雨大雷震羣犬數十爭赴土河而死所可救者纔二三爾

松漠記聞上

四

